

皇朝金鑑

君道
制治下講武賢妃
二十八
十九

182
25
65

館書圖京東				
二	六	一		
五	五	八		
冊	口	二	函	類
	號	架		門

皇朝金鑑卷十八目次

君道

制治中幕府十九條

平相國

一條

源右將

一條

織田右府

二條

豐臣太閤

一條

東照公

四條

台德公

一條

大猷公

二條

嚴有公

一條

常憲公

一條

有德公

四條

文恭公

一條

制治下列藩二十九條



小早川納言	一條	蒲生參議	一條
德川南龍公	一條	德川義公	三條
池田少將	三條	前田宰相	二條
保科中將	四條	土岐丹州	一條
本多能州	一條	細川少將	三條
上杉彈正	四條	松平少將	二條
榊原遠州	二條	德川烈公	二條

皇朝金鑑卷之十八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 勇

門人 代田有恒 校

君道

制治中 幕府十九條

平相國

平相國清盛當國日聞攝津輪田碕地勢峻惡漕運甚難公私往還覆沒者相繼深憂之欲爲築一島爲泊然風濤衝齧久不就山槐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命寫一切經於石沈以填之平家又請官令河內和泉攝津及山陽南海二道諸國充其役

山槐記既而功成行旅得免患人皆便之名經島源平盛衰記

源右將

源右將已平藤原泰衡令求陸羽兩國田園簿而平泉之災皆已蕩盡聞陸與人豐前介實俊實俊弟橘藤吾實昌諳鍊舊典命作兩國圖圖成山海形勢田園廣狹戶口多少織悉無遺右將嗟賞錄用二人至國府令地頭曰政事一遵秀衡泰衡規畫勿恃勢擅權侵暴百姓出羽留守檢行郡邑欲廢間田地頭訴之右將令曰與羽夷地不宜廢古制間田宜依舊一無所革二國竟定東鑑

織田右府

織田右府憂朝廷歲時諸儀多廢缺獻貨舉行逸史國史略先

同上

是法印夕菴諫曰方今朝廷諸節會廢絕者多中世而後禮樂舊典其名猶且未聞知焉今歷一紀則我朝古樂典禮悉廢絕矣夫治國家者以正禮樂為本和漢共同請其慮焉右府亦嘗有概於此乃大悅問曰如何而可以興隆乎對曰不如文臣故老矣乃索其人徧咨詢探究使菅屋貞賴及夕菴掌焉野史引信長記

足利氏之季兵革累年不戢東海東山街路虧缺不造橋梁不修山徑杜絕來往盤旋人馬勞苦天正三年正月右府命篠岡坂井高野山口四人曰正二月之間非農桑之期汝等為奉行修畿內道路出金五百兩米五百石充用

制治

皇朝金鑑卷之十八

三

豐臣關白

東照公

四人測遠近，置驛舍，大道廣四間，支道三間，改迂迴，填汚池，鑿岩石，除高低，道傍植行樹，津梁關門，皆有畫一之法，四閱月，成功，是時連年兵革，所在道路毀損不修，至此四方傳稱，商旅雲集，國人謠歌稱其治。參取日本智囊野史

天正中圻內飢饉，民多餓死，豐臣關白募民築鴨桂二水隄，防不問老少，運土砂者皆得錢買米，無復餓死者。日本智囊

東照公嘗曰：凡為政必有一定之法，法猶曲尺，夫六尺之席，海內無不同，此之謂一定之法也。夫庸主暗君，恒為邪臣所惑，變更舊法，莫不取敗，譬猶廢曲尺以爲席，無以適用，新法之害亦然。夫祖宗創業，其於國家慮之至熟，尚且

同上

日夜勤勞，為子孫立萬世不易之法，而後嗣不能守其法，率意紛更，其不誤國家者幾希，故子孫能不忘祖宗創業之艱難，以祖宗之心為心，守其成憲，以治國家，可謂忠厚矣。東照公遺訓貴言為孝記

同上

公嘗曰：為國之道有三焉，一曰量國，二曰量人，三曰量食。知國之大小，地之遠近，而為之治，謂之量國；知人之衆寡，而為之治，謂之量人；知食之饒足，而為之治，謂之量食。不知此三者，不能為國也。故民稠則使之墾闢，土國富而民阜矣；民稀則不宜墾土，良田必廢，貴言為孝記。

公嘗曰：明君良將，必取善於人。昔賴朝平奧州也，揭榜曰：

政事一。遵秀衡約束。因是奧州立治矣。故公之治甲斐也。盡用武田氏舊制。及治八州。又用北條氏家法。而唯薄其賦稅。故民皆悅服。東照宮遺訓 武野燭談

同上

公時漕諸州之米。致之江戶。計司議以為倉廩充溢。久而紅腐。耗失不訾。請減其數。以省耗費。公曰。儲積經久。耗失不訾。我非不知。然萬一天下有事。漕路梗塞。則江戶數十萬之衆。枵腹仰哺。若無蓄積。何以救之。苟慮目前之利。而無久遠之策。非所望長吏也。駿河土産 落穂集

台德公

台德公季女入內。土井利勝督其事。有司曰。諸物價有上中下三等。取其中可乎。利勝掉頭曰。上哉。平日積財欲給

國家之用耳。今雖數十百萬。所不問也。况諸物隨價酬直。財貨流通。民浴其澤。不可謂之冗費也。於是乎凡百賞奩。皆盡其美。日本智囊

大猷公

寬永十三年。大猷公令諸州縣令曰。管轄之地。宜培植草木。蕃殖林藪。尤宜慈育農民。令衣食優足。生齒滋息。凡有河川堤坊處。宜以時修築浚治。勿私貸田疇。及質於人。有當墾開地。宜上啓待報。所貢粟米。勿不待命而糶其地。耶蘇之禁。宜嚴查。勿懈。雖丐衲乞人。宜竭心物色。以防妖徒。潛匿者。昭代記

同上

公繼統。賜諸臣以黃金若干。一時以為美事。松平信綱語

制治

皇明金鑑卷之廿八

五

土井利勝、利勝嘆息曰：自今以往，士人日貧矣。何則？人無貴賤，守分節用，則財用常足。若一旦得不貲金銀，以供無限奢欲，雖以天下不足也。後果如所言，信綱服其先見。日本

囊智

嚴有公時，有司請立釀限，有犯者聽奴婢訐告，藉沒財產，以其半賞之。公使人問之，于阿部忠秋。忠秋時對曰：不可。奴婢之事，主人猶臣下之事，君上也。今臣若犯上令，而臣之家人不敢以告訟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不然，反以臣之祿爵賞其告訐，可乎？夫法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壞。今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臣恐

嚴有公

常憲公

明智氏之事復見於今日矣。公聽其言。日本智囊

常憲公元祿中，命有司兩國橋下流，更造二大橋。一曰新大橋，在兩國橋南。一曰永代橋，又在其南港口。其東南云永代洲，故名焉。二橋舊以舟渡，行人至是，民甚便之。城南三田鑿新渠，以利漕運，士民皆悅。山城淀川下流，當洪水之時，泛濫橫流，大為民害。公遣河村義通軒瑞治之。新開一河，以殺其勢。二旬鳩功，由是大阪以北無復水害。名新河為安治川。自是海舶輻輳，與木津川均。阪民大悅。人鏡錄有德公入嗣幕府，召勘定吟味役萩原源左衛門，謂曰：寡人繼統後，有司所白者，惡事耳，竟不聞有孝子德行者，是

有德公

同上

同上

蓋有司先法度務察犯法者不觸法者其行雖正不復存
 意也與其察惡人宜擇善人賞焉錄備忘
 享保中公置甌于評定署門外法令之不便官吏之不職
 奉行不時受理事關君父皆許上書訴之訴者必記其名
 居不則投火以塞告訐之源人鏡錄
 公設養病局於白山庶人貧窶疾病不能自養者命入之
 給以醫藥并衣被多置廝養以供爨又命植村某佐平
 歷行諸邦跋涉山谷以搜索藥卉命種之藥園至如朝鮮
 人參又命種植之令典藥編纂醫書命曰東醫寶鑑錄梓
 以廣其傳童蒙柄底集

同上

文恭公

公時諸侯奢侈國用不足皆仰給商賈公患之欲使其去
 奢就儉量入為出不花貸而用自足故每侯國有巨浸田
 畝荒蕪必賜金以助役日若不早治則永為不毛矣不毛
 則農民失業農民失業則國貧國貧則天下弊終令大商
 素封傲士大夫大商素封傲士大夫則武威衰武威衰而
 國不亂者未之有也日本智囊
 文恭公時南宮忠藏以賊黜松平定信籍沒其家有黃金
 二萬五千兩定信稱貸之輦下使月出三朱息五年償之
 以其息買粟以備兇荒日本智囊

制治下列藩二十九條

制治

皇朝全錄卷之二十一

七

小早川納言

小早川納言景隆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摸下毛足利學規。設庠舍於治所。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家老士庶入學。親臨勉焉。人鏡錄。余聞之。筑後人。納言建學校。實在久留米。納言欲讓國於毛利秀包。故建學校於此。筑前人云。本國未嘗有學校遺址。本書以為名島者誤矣。

蒲生參議

蒲生參議鄉氏曰。某國為政。以寬。故士皆戴恩。知義。然柔懦無勇氣。某國為政。以猛。故士皆勇悍。志於武。然感恩思報効者鮮。俱有弊矣。譬之春夏。万物生長。而或腐敗。生蛆病者亦不少。此非寬而主恩之弊乎。秋冬。草木零落。果實皆熟。而肅殺無平和之氣矣。此非猛而少恩之弊乎。人君為政。祛四時之偏氣。歸之于正中。是為得之。日本智囊

龍南公

德川南龍公留心經濟。計一歲賦稅之數。以制國用。分為七項。群臣俸祿之用。一也。江戶朝覲之用。二也。都邸淹留之用。三也。城郭修造之用。四也。甲冑兵仗之用。五也。衣服飲食之用。六也。散樂放鷹之用。七也。作一大圖。書其費。分以彩色。彼此增減。使無不足。假如今年修造之費。出定額。則減衣服飲食之用。加祿褒賞之費。出定額。則減修造之費。皆於七項中。緩急相通。多寡相補。竟歸於平均。不溢。名曰棋局圖。由是終其身。無國用不給之憂。名臣言行略。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命侍醫鈴木宗與。集單方名救民妙藥。集命梓頒諸民間。初公設藥局於邸第。多蓄成藥。令醫生掌之。有

同上

病欲得之者皆給之東藩文獻志

義公命有司養疲癯殘疾貧困單癯及八十以上之民使無飢餒公謂民有凍餒安用人牧故預蓄雜穀歉歲則賑濟雖豐稔鰥寡孤獨老廢無告者給雜穀賑之馬病不能養者給芻豆豢之嘗慮府下倉廩罹災則士民皆困設倉廩於側近村里以蓄穀云東藩文獻志

義公用心於經濟雖禽獸草木之微本邦所無者索之於異域以放之山林或植之田圃常曰予非為我欲為本朝也治下所無者又命索之植漆楮於野放海鼠鱧殘魚昆布文蛤於海之類不勝枚舉又牧馬於大能邑以松皮麥

池田少將

稗等為材抄紙用意周悉無所不至桃源遺事

池田少將政光大興學校於國中置槐橘梅等八種以其木名舍橘舍以誦書梅舍以習禮松舍以肄樂菊舍柳舍等以演武技外有左右塾房寮及馬埒使師儒每月朔講白鹿洞學規光政月三五臨以勸弊子弟又每縣設鄉庠置教師規模廣宏憲制詳備戢戈以來諸侯未有建學者以備前為首毀淫祠興廢祀沙汰僧尼其無行害風教者逐之緇徒或脫袈裟歸化昭代記

同上

少將外剛而內仁視民如子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為小人浚民之膏血以充府庫則百姓悉瘠吾烏得獨肥所

同上

前田宰相

謂自作孽不可追者瘠民而國自殄之謂也。造社倉、規制依宋朱熹法，損益之捐粟二萬石為本，又令熊澤伯繼經畫井田形制以試之。伯繼謂井田不必開方，銳斜曲直隨其地形，所主在八家編伍助耕公田，以賦九一耳。因作縮形井田，以示其制。後人呼其地曰井田村。昭代記

少將封疆頗廣，荒陬僻壤，匱於醫藥，因分遣善醫者稟給有數。野史引史氏備考

前田宰相紀綱為仁而盡心於政事，其治下有黑部川，越俗曰四十八瀨，稱北國之險，水流最急，歲歲人多溺死。綱紀命沿上流，新開山道，架橋使行人免覆沒之患。初與老

同上

保科中將

臣議皆曰：果如此，失國要害，何如？綱紀曰：國之安危在政之得失，山河之險不足恃，遂命架橋云。備忘錄

享保十年，宰相治下大水，家士大窮，宰相欲出庫中貯金賑之。老臣前田修理等諫曰：軍庫所貯為備軍實也，今發之不可也。宰相變色曰：無事之日，賑家士窮為備他日軍陣也。而今不用，可也哉。速開府庫賑其窮云。備忘錄○本綱利今訂之

保科中將之治會津也，本乎人倫，正乎風俗，故子不得訟其親，奴僕不得訟其主，有孝子貞婦，則旌之，表之行旅有疾病，則養之，有死亡則葬之，窮困不能歸者，則救之，使無

制治

失其所也。又建社會以備不虞。若夫崇正學、排異端、毀滯祀、興廢祀、禁殉死、止火葬、此皆變化風俗之大者也。土津

靈神言行錄

同上

中將始就封日、會津與羽咽喉、不可忽藩屏之職、命老臣議定法令、首條云、禁鬪爭、中將曰、武門立法、宜使人人尙武勇、若禁鬪爭、則此使人人忍耻苟免也、命除此條、又曰、江河大也、故人人畏而避之、溝瀆小也、故人人侮而陷之、立法亦然、乃舉其著明者爲十條、又作載書、與諸臣誓、其第一條曰、嗣主不忠於幕府、則諸臣協議改立、每歲旦儒臣捧讀、君臣正服而聽。涉史續筆

同上

中將嘗曰、救飢饉者貴急速、今有司論議多端、過日則窮餓者既死、可謂不知所務也、因誦莊周枯魚之語曰、信哉斯言、土津靈神言行錄

同上

中將嘗謂侍臣曰、士人無子者、欲養子而立、後則當求同姓者而養之、今俗棄同姓而養異姓、尤爲不可、由是終中將之世、人不敢養異姓。土津靈神言行錄

土岐丹州

稔賴

土岐丹州爲人明敏好學、敬上恤民、暇則講武、又檢臣下武術學問、勉勵不懈者、賞之、有藝術過人者、加優賞、憂家士困窮、每月所與俸米、必躬自檢之、禁臣下美服、躬服綿紬、事事皆質素、初爲京尹、後爲大坂城代、而國用不窮、

本多能州

老臣用人等晝夜命侍食，又數招諸臣賜酒，相共獻酬。其居側設武塲，演武聲恒無斷。臣下仰之，如父母云。備忘錄

本多能州常忠盡心政務，嘗設置一函於城外，曰自安函。每月晦，使肱股臣披之，自檢其文書。雖近侍臣，不令預知。是故諸吏不得秋毫違犯。群下各省其私，清潔廉直，賄賂不行，庶民安其業。野史引澁家手錄知時政要

細川少將

寶曆中，細川少將賢重命劔建常平倉於國中，凡九十餘所。歲歉不稔，即開倉賑給，米價騰貴，則下直糶之。故天明中，天下凶歉，餓殍盈路，而肥後國中竟無餓死者。銀臺遺事少將憂封內地，力有遺，聞水足至房五郎兵衛，熟於樹藝，使之行，封

同上

內相土地，植木道畔水澁，或有畠地，必藝楮榼，使有司督之。民本不知蠶業，乃發令樹桑，飼蠶，招織匠紅女於上國，使民學之。季年其業普，布國中云。人鏡錄

同上

少將始制笞徒，黥三刑，罪輕者笞之，差重者黥之，或削眉以服課役。大則五年，小則三年，名曰徒刑。徒刑者，造連房居焉。每日役於作院，其傭錢與三之二。一則待原遣之日，算與之。其在房，捆履織席，以鬻諸市。後遭赦，以傭錢與之，以為贖本。服產為良民者甚衆。日本智囊

天明二年，年饑，肥州最甚，穀價踊貴，石值一百十錢，途有餓孳。少將下令國中，米價一升限八十文。如有犯之者，處

嚴刑商穀如竭則出廩米繼之即日價減國中舉皆扑躍
延及隣國明年春少將東觀到鶴崎將領地少行程三十餘
里民皆感泣拜謝先是出納小吏請曰年饑租入大減非
減士臣之祿不足當之少將弗懌曰臨大節致死者士也
如減其食何以盡節勿少減焉諸士聞之感激或相議請
納冥加金弗聽於是各煮粥以施窮民窮民受其惠他邦
或群盜橫行肥後一州四民安堵其澤遍國中云野史引

遊記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憲治欲勸國民力田做藉田法以城外田町餘為
公田安永初彈正乃謁祖廟率諸臣載耒耜之田不脫禮

同上

服躬自入田執耒九推諸大臣以次穿土穿畢乃取薦祖
廟酒賜之諸臣近臣佐藤秀周者請躬耕終之乃請馭侯
乘馬以糞其田至秋大熟秀周迺命步卒負米囊自護之
至江戶邸餘則與民為播種從此民皆力農無敢惰者其
後諸士數千人又請墾荒蕪地人人皆蓑笠手鐮之野開
墾荒地彈正與諸大臣蓑笠草鞋巡覽土功使大臣酌酒
賜之由是城下亦無荒地云鷹山公政事大略

明和九年江戶大火彈正上下二邸皆罹災前年米澤大
旱五穀不登加之以此災國用窮困有司束手彈正雅賢
明國中悉戴其德諸士聞二邸之災大憂之距米澤城七

制治

皇朝金鑑卷之十八

十三

里有深山曰奧庄司平地最爲嶮岨諸士請自入此山伐材老臣竹股當綱身親督之起臥藁席與居山中殆一月伐大木凡一萬章廼下之於山運至會津津川爲筏以達於海運以海船送之江戶邸諸士亦各詣江邸身操版鋪築之椽之國中百姓匠工又爭并日赴江邸就役有司命曰少休憩不聽即日操役夜未明即出就役於是侯邸不日落成諸士又相約入山斫石以造橋礮修道路爲倉廩當其運石當綱父子亦出與諸士操役作土倉凡五每一倉長各廿五間民人各馱米穀以納之倉中凡五萬苞餘以備凶荒民人又請種桑漆楮木各百萬章於隙地從此

米澤竟爲富國是皆彈正德澤洽於民人之所致云米澤政事
大天明中年穀不登東國大饑米澤乃開倉賑之國民竟無餓死者南畝漫錄

同上

彈正建興讓館於米澤城下招大儒紀德民定學制德民書建學大意以獻擢俊秀二十人教誨諸子於館中又設武館練修武伎擇師九十人期日教勵就學者二千七百餘人野史引翁草言行錄

同上

彈正憂風教不洽於民選諸士十人爲教導職各分部居邑中導民以孝悌勸之竭力農業其一人小川源左衛門者紀德民門人也又一人鰥淵次兵衛者雇德民門人某

教導部民，二人部下大治，八人者聞之，爭講學以教民，是以當時至獄中無一罪人。米澤之治，可謂庶幾於王道矣。

米澤政事大略

松平少將

天明三年，松平少將信定襲封任越中守，是夏至秋連霖，淺間岳噴火，利根川洪水，關東雨灰，與羽凶飢，米價騰躍，餓萃載路。於是少將召老臣曰：年有豐凶，猶天有晴雨，人有死生也。邇年連豐，不幸凶歉，是自天數，何足驚恠。豐則處豐，凶則處凶，豐凶有備，人主之職。汝等為國宰，其任匪輕。宜體我意矣。又悉召邸臣曰：救荒要務，固在賑穀散財，而推源其本，尤要省費守儉，以建國家磐石之固矣。國家縱

同上

令無旱澇飢疫之禍，亦不能無慶吊兵役來賓冠昏諸禮，何以應其資料。今下令守儉朴，寡人非率先唱之，則衆必不從。施治之方，以勵廉耻，敦風俗為先。儻有少違，加規諫，乃命減恒膳，朝夕供一菜一羹，午飯加一肴耳。衣皆檀製，衾亦然。輿尊用紬，吏曰：埃其弊垢而易之，未晚也。且輿尊猶麗廢，附無用，可惜。少將曰：釐革宿弊，貴英斷，奚惜一尊之為，其人慙服。松平定信行實

少將嘗下令郡宰曰：今天下愚民有疾病患難，則必請僧道祈禳百端，以求福利。吾封內亦當有其徒，或自隣境來誑惑管民。夫本朝祈禳之為，義盛典也。昔時詔中臣齋部

制治

橘○白○川○吉○田○等○神○祇○官○掌○焉○而○決○非○僧○道○所○關○係○也○若○彼
徒○事○祭○祀○何○得○感○格○神○人○以○致○靈○徵○哉○世○俗○所○謂○名○僧○如
空○海○等○為○祈○禳○事○其○術○猶○涉○詭○幻○固○不○足○信○焉○弊○基○於○天
子○溺○佛○大○臣○無○識○竟○信○浮○屠○之○邪○說○祈○晴○禱○雨○莫○不○出○於
彼○佛○法○東○來○以○降○其○教○蔓○延○穢○神○道○不○一○而○足○抑○祈○禳○之
為○道○至○大○至○廣○既○有○大○已○貴○命○之○教○少○彥○名○命○之○傳○療○疾
載○存○於○方○冊○而○今○彼○依○附○藥○師○如○來○盜○名○奪○實○千○百○年○間
如○一○日○吁○君○民○上○下○皆○為○其○所○眩○惑○出○財○糜○帛○以○飽○貧○僧
之○心○豈○非○可○嫉○耶○今○汝○等○亦○助○寡○人○牧○民○者○也○宜○體○孤○意
詳○諭○懇○訓○痛○絕○誣○罔○之○僧○道○勿○陷○陋○習○矣松平定信行實

榑原遠州

榑原遠州政令講富國方法六十年間未曾課一金人民入
民恩之天保中有俄國之警豪富相謀納金供軍需侯不
肯曰豪富之金皆所以備不虞也至末年貯米九万苞軍
需若干金大小礮若干門歐米事起以來海內多端侯伯
奔走苦國計不給課賦領民貸借富商無所不為唯高田
藩會計綽然有餘及廢藩置縣不以藩債累政府皆由侯
節儉之藩計也新瀨游乘

同上

遠州將興封內產物草鞋行滕巡回山野視察民情通稻
荷中江溝渠得新田數千石植松苗海濱七里間其法先
命今町米倉歲藏苞米薦席得數萬枚盡為土豚平列沙

制治

上植松苗，土豚中不數年，叢生爲松林，傍近沙土，一變爲良田沃土。此地北風捲海沙，季秋暴風，輒損田禾。論開拓者，皆苦無策。至此始奏全功。大瀧鄉是也。一本木原在妙高山麓，曠原亘數千町，命開溫泉浴場，開墾旁近植馬鈴薯，製澱粉，植杉苗爲林材，爵爲一村落，開笹峰金山新田。通信州野尻湖水，合關川溝，頸城中郡村不復患旱魃。放蠣蛤濱海，植漆楮杉苗及菓樹，空曠地，獎民興產，專開公益。藩士悉化其風，男勞作，女機織，作燈，製傘，編籠，製紙，爲類，專在謀營生急務。天保凶歲，餓殍盈路，侯命柴田三島兩宰曰：深體我意，不得使一民餓死，設法定規，算民口散。

積穀無一餓死者，父老皆流涕曰：世世子孫莫忘此恩。維新以後，藩士創建榊原社，男女群詣，有一老農，古紙包金錢，安神位前，問其故，曰：天保凶荒，以公恩保一命，爾後歲積金錢，神壇上將待有事奉獻，今藩公納土，故敢獻神祠。聞者淚下。新瀨游乘

德川烈公

天保中德川烈公經營學校，名曰弘道館，如文武禮樂射御兵法銃砲操練醫學數學等，各建館設場，文有講習居學寄宿等寮，武有對試合併新劔諸事，射則用大侯銃，則演騎砲，凡所以使諸人脩道藝務實用者，其經畫條理井井乎大備。文武師職督率諸生課業試藝，日夕無懈，至秋

季冬初公親臨視較其能否黜陟賞罰歲歲以為恒例烈
公行實

同上

天保十三年幕府令諸侯飭海備故命大鑄巨礮先是烈
公以巨礮為防海必需之物每歲出內帑金鑄造至是謂
群臣曰封內土瘠民貧常憂財用不給然幕府大命不容
不欽遵也昔者松平信綱毀佛像以為錢吾意欲鎔銅鐘
銅像鑄砲佛以捨身利人為教必當協其意也乃諭封內
佛寺進鐘像鑄攻守諸大銃藏之武庫烈公行實

皇朝金鑑卷之十八終

皇朝金鑑卷十九

君道

講武上 皇室八條

- 天武天皇 一條
- 元明天皇 二條
- 聖武天皇 一條
- 孝謙天皇 一條
- 光仁天皇 一條
- 清和天皇 一條
- 後醍醐天皇 一條

講武

皇朝金鑑卷之十九目次

講武中幕府八條

東照公 三條

有德公 二條

講武下列藩十一條

紀州南龍公 一條

細川越州 一條

寺澤志州 一條

酒井侍從 二條

榊原遠州 一條

大猷公 三條

德川義公 一條

加藤侍從 一條

松平甲州 一條

土岐丹州 一條

德川烈公 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十九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 勇

門人 代田有恒 校

君道

講武上 皇室八條

兵者守國之器不可一日廢廢則寇賊無所畏易曰先王以除戎器戒不虞夫當承平之時而存不虞之戒故天下雖有變不至倉皇失圖也古者王室之盛四境有事天子常親出征討無事則狩獵以講武日本武尊獵駿河以

誅土賊，雄略帝獵葛城，獲善言而還，其所由來尚矣。自佛氏之說盛行，殺生之禁遍於朝野，狩獵之典廢而不舉。桓武帝天資豪邁，於是狩獵講武，時兵力亦壯，遂大出兵以平定蝦夷。其後天子耽遊宴，狩獵之典廢，而征討之事皆委之於源平二氏。於是武人多好狩獵，源滿仲以一守介，至畜鷹三百，其盛可知也。若夫研究武技，簡閱器械，演騎乘，時儲蓄，皆無非存不虞之戒也。天智帝講武於近江。天武帝詔文武諸臣講習武事。持統帝詔諸國司築射場，習武事。元明帝命長官簡點便武之人，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蓋諸帝之所以急於講武。今也天

天武帝

子革六軍之制，取法於海外，有海陸二軍，煩炮船艦之制，無不備具。而日練月習，陸鬪海戰之法，無不精熟。古之所謂狩獵寓兵於農者，固屬無用。然講古者亦不可不知也。要之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不可偏廢。世亂則先威武，而後文德；世治則先文德，而後威武。自然之勢也。若此編則專論治道，故講學為首，以講武終焉。作講武篇。天武帝十二年夏詔曰：「凡政之要在軍事，文武官務習武藝，其兵馬器械儲蓄勿闕。有馬者為騎士，無馬者為步卒，朕當以時檢閱。若忤詔旨，習練不精者，親王以下至諸臣必罰，大山以下當罰罰之。當杖杖之。其勤習精練者，雖死

元明帝

罪滅二等，但恃己才而故犯者，不在赦例。日本紀
元明帝和銅四年秋，詔曰：凡衛士者，非常之設，不虞之備，必須勇健，為兵者而悉皆羸弱，不習武藝，徒有其名而不能為益，如臨大事，何任機要，傳不云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自今以後，專委長官，簡點勇敢便武之人，每歲代易焉。續日本後紀

同上

和銅八年詔曰：五兵之用，其來尚矣，服強懷柔，咸憑武德，今六道諸國造營器仗，不甚牢固，臨事何用，自今以後，每年貢樣，巡察使出，日審為校勸。續日本後紀

聖武帝

聖武帝神龜元年春，以蝦夷亂，以藤原宇合為大將軍，征

孝謙帝

討蝦夷，令坂東九國兵三萬，教習騎射，試練軍陳。續日本後紀

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秋，敕曰：治國大綱，在文與武，廢一不可，言著前經，向來下敕，為勸文才，隨職閑要，量置公田，但至武備，未有處分，故六衛置射騎田，每年季冬，宜試優劣，以給超羣者，令興武藝。續日本紀

光仁帝

光仁帝寶龜十一年春，太政官奏：方今諸國兵士率多羸弱，徒免庸庸，不歸天府，國司軍毅自恣驅役，未習騎射，唯事芻蕘，以此赴戰，是謂棄之，請除三關邊要之外，隨國大小，以為額點，殷富百姓，才任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

清和帝

其羸弱者皆令赴農此設守備省浮費之道也續日本紀
清和帝貞觀八年冬敕曰廼者怪異頻見求之著龜新羅
賊兵常窺間隙災變之發唯緣斯事如聞所差健兒統領
選子等徒稱爪牙之備不異蠶蝦之衛况不教之民何禦
非常之敵夫十步之中必有芳草百城之中寧乏精兵宜
令國司簡擢精強勤加試練三代實錄

後醍醐帝

後醍醐帝建武元年帝造馬場殿於二條高倉屢召武人
試騎射太平記細川賴春善射賜以衣服小笠原貞宗工騎
射就問其法帝將矯累朝文弱之弊故尤留意武事參取細川
家譜小笠原一時搢紳競學武技太平記

東照公

講武中幕府八條

東照公嘗謂本多正純曰夫畋獵諸侯之常典非從禽獸
以爲盤樂方天下無事之時身狃安逸四體愉惰緩急成
何用也雖然人君無事則不得跋涉田野故寓武於畋獵
或騎或步凌山坂濟川水使身嘗阻險體便騎步而士卒
亦能任勞苦諳熟行伍此又治平訓練之一事也岩淵夜
話

同上

公在駿府有從江府來者公問曰將軍何爲對曰召某某
商較武事公曰將軍欲知用兵之道則柳原康政可也其
他小技匹夫之勇爲之何益寬永系圖

講武

同上

大猷公

同上

同上

元和二年，公疾篤，召土井利勝，曰：「近來行陣之法，前統後騎，裹以弓矢，然不足以爲定制，宜前弓銃，後騎兵，以槍列左右，置將帥以總之，卿與將軍議定焉。」寬永系圖

大猷公常以治安忘兵爲憂，使近習之士習行伍之法，分隊整伍，進退擊刺，親自訓練。酒井忠勝年譜故其遺命嚴有公以廢弛武備爲戒，老談一言記。

公嘗云：「今世所傳兵法，皆祖甲越，夫二子兵法有異術乎？若有神奇可傳，東照公何不傳之，由是觀之，兵之妙用在人，不在法也。」寬永小說

公曰：「武備之要，陸有壘壁，海有艨艟，今宰天下，安可居治。」

有德公

而忘亂乎？命向井將監製軍艦安宅丸，寬永十二年落成，長三十丈，架樓三層，被以銅板，宛如海城，施櫓二百支，二人，蓋一支，号令以螺鼓，自三浦航至品川，公饗列侯，艦上落之，艦上設幔幕旗章，五彩爛然，堀田正盛、松平信綱、阿部忠秋乘哨船行命，列侯四十餘氏，以次列海岸，祝典儀了，哨舟迎入，宴饗之盛，前代所無，改艦號曰「天下丸」。涉史續筆

常憲文昭，二公不好田獵，幕下之士稍流，文弱有德，公承統，憂武備衰廢，暇則遊畋，以觀民間利病，且屢試諸士武技，或舟行以試舟人，或使徒士蹈水，八年十月大畋於駒場野，命諸士騎馬合圍，遂定爲恒例。人鏡

附

皇朝金鑑卷之十九

六

同上

公好武。忌柔懦。一日遊西郭。命左右執郭門警衛者。弓矢射。亮雁於城隍。會弓絃皆絕。不可用。公弗憚。諸門守衛傳聞。遽修補器械。府下相傳。自警。野史引梓城遺事

講武第十七下列藩十一條

南龍公

德川南龍公聞公子光貞學手搏。召其侍臣。謂之曰。夫手搏。匹夫之技。非將帥之所宜學也。若夫理國家。撫卒伍。臨戰陣。決勝敗之機。此為將者之所當盡心也。汝宜以此言告參議。言行錄

水戶義公

德川義公生長治平。未嘗斯須忘警戒。雖老且病。每出不步。則馬不復輿。輜或忍飢。或涉險。冒雨雪。舟海濤。深惡狃。

細川越州

安。以身先之。而備邦家。一日之虞也。義公行實

細川越州忠嘗受學于藤原肅。老人雜話習武藝。旁參禪。善和

歌及猿舞歌謠茶儀。國史併取武家閑談雲芽記原諸侯嗜茶者多就學

之。越州曰。公等以武受國。講武之暇。耽閑烹茶可也。今遺

本務。未未知其可也。茶廳閑話越州多貯名器。權臣堀田正盛

請就觀。及至。忠興陳軍器數十種。正盛意在茶器。不悅而

去。人問其故。越州曰。武將請觀器。故如此。閑際筆

加藤侍從

加藤侍從嘉常謂軍士臨戰也。擐甲被冑。不易辨識矣。命

畫工。從隊長以至於行人。寫其甲冑標識等。以為屏風。皆

揭其姓名。平常臚列堂中。使庶士家丁各諳識之。若改繇

寺澤志州

更標則告有司使畫工更模圖焉野史引二

寺澤志州高夙夜與士大夫講習武事朝罷即調馬畢而

後飭飭罷刀槍弓炮以次相及一日之中未嘗廢唐津少

米士庶人皆麥食廣高曰余獨食梁米人誰與余同力者

於是食麥衣木綿以率士大夫豪傑之士聞風來歸者多

矣碎玉話

松平甲州

松平甲州輝資性好武便弓馬常訓戒士子以講究武技

既閑多蓄馬以備不虞其所藏甲仗器械無不曲盡精微

世至謂甲仗精新者為甲州樣以別之云、藩翰譜

酒井侍從

酒井侍從直忠善守家法終身不改尤用心武備使家臣講

究武事閱器械峙軍儲以備不虞家士少壯者借厩馬令
演騎乘又設藁砧於邸令上直之士演習射藝以勉勵之
云、武野燭談

同上

侍從次子忠稠少時與兄忠隆戲扛棋局滅燭侍從聞之
誠忠稠曰汝曹當受方面之任指麾士卒非如匹夫以膂
力揚名立功者比也夫為將者顧其智略何如耳勇力自
務競將之為也汝曹宜戒之武野燭談

土岐丹州

土岐丹州賴稔善武技且試家士技藝其優者厚加賞諭所

座側設武場演擊之聲常不絕云、窓須佐美

榊原遠州

榊原遠州政專主節儉其意在饒衣食而後振文教脩武

講武

皇朝金鑑卷之十九

八二

備。文政中告老。侯雖已老，不敢變其志。考古今兵制，火器劍槍各藝，使藩士練磨講究。天保十一年，有俄虜之警，幕府令諸侯修武備。侯曰：時至，製大礮數十門，沿海設礮臺，備彈藥，大修兵備，分藩士爲七隊，器械彈藥輜重糧食軍費役卒皆完備。此皆侯平生所刻苦講究。又命藩士入高島下曾根二氏門，受礮術，遣人長崎求蘭書，歲鑄大小礮，編成銃隊。藩士主張刀槍不服侯，論乃使騎學騎礮，輕卒操練銃隊。後征長軍起，臨戰地爲實用者，唯銃隊大礮而已。始服侯，先見。新編游乘

德川烈公天保中謂諸臣曰：吾使卿等尙節儉，非爲衰貨

水戶烈公

財也，欲省無用之費，充不虞之備耳。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方今兵備衰廢，外寇可虞，加以年穀不稔，安知無流賊竊發之患哉？乃請幕府，公與諸臣皆戎服，拜東照宮，所賜寶鎧以行軍禮。居數年，公以戎服行禮，未足以習戎事，欲大蒐於原野，以試坐作進退奇正分合之節。又請幕府命諸臣均服蒐於城南千束原，旌旗連空，鎧甲耀日，觀者自四遠而至，乃獻所獲禽於幕府。是後每春以爲恒例。烈公行實

皇朝金鑑卷之十九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

君道

賢妃上 皇室十條

倭迹迹日百襲姬 一條

草香幡梭皇后 一條

橘皇后 一條

淳和皇后 一條

藤原貞子 一條

藤原多美子 一條

藤原中宮 一條

藤原皇后 一條

山邊皇女 一條

有智內親王 一條

賢妃中 幕府九條

足利美輝母氏 一條

東照公母氏 一條

嚴有夫人 一條

桂昌夫人 一條

月光夫人 一條

瑞春夫人 一條

台德公乳母二條

春日局 一條

賢妃下列藩二十九條

北條氏母 一條

新田中將夫人 一條

楠母 一條

瓜生保母 一條

山名氏清夫人 一條

山名豐國夫人 一條

足利氏傳母 一條

織田氏乳母 一條

前田亞相夫人 一條

細川越州夫人 一條

山內佐州夫人 一條

岡部氏母 一條

中條元行母 一條

畠山常賴乳母 一條

山口滿弘乳母 一條

松平羽州母 一條

池田氏乳母 一條

紀伊南龍公太夫人 一條

德川瑞龍公夫人 一條

德川良公夫人 一條

良公侍姬榊原氏 一條

真田侍從夫人 三條

富田信州夫人 一條

淺野少將夫人 一條

淺野內匠頭夫人 一條

細川少將夫人 一條

田沼意次夫人 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

茨城縣水戶 青山 延壽輯

姪 青山 勇

校

門人 代田 有恒

君道

賢妃上 皇室十條

君之於妃，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君正位乎外，妃正位於內，君之德剛健不息為主，妃之德柔順貞靜為體。人君有剛健不息之德，而後其妃亦自有幽閑貞靜之德。苟不然，人君內行不脩，而求其妃之有德，喻

之猶無大陽之輝赫煦嫗而求地之育物月之有光寧有是理哉世皆謂周文之興能得內助也然其實則有周文之德而後后妃有關雎之行而後群臣有二南之美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周文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語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夫國之將興也必有賢妃其將敗也必有孽女保元之禍起於美福建武中興之不終基於新待賢是詩之所以刺豔妻書之戒牝雞雖然二后之所以為厲階者嗚乎果誰之咎歟是人君之所以先躬化也作賢妃篇

倭迹迹日百襲姬崇神帝皇姑也為人聰悟武埴安彥之

百襲姬

倭後皇后

謀反也帝未之知遣諸將於四道以擊不服者大彥命受命赴北陸行至和珥坂聞兒女唱歌異之乃還奏迹迹日百襲聞之奏曰是武埴安彥將反之兆吾聞其妻吾田媛密來倭香山取土有所祈是必有異圖也若不早圖必失事機乃留諸將議之武埴安彥果反與妻分道入寇帝遣吉備津彥遮擊吾田媛於大坂斬破之帝又遣大彥及彥國葺於山背擊武埴安彥誅之日本紀

雄略草香幡梭皇后雄略帝五年從帝獵葛城山野豬突至帝命舍人逆射且刺之舍人懼而失色豬躍將衝觸帝踏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遠近皆謂陛下荒畋以獸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四

嵯峨皇后

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其○言○與○后○上○車○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而○還○樂○哉○遂○赦○舍○人○日本紀

嵯峨橘皇后資性寬和風容絕異嵯峨帝為親王納之登阼立為皇后正位之後專務化導宮闈邕穆朝野稱之仁明帝嘉祥中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舍勸子弟讀書名曰學館院時人以比漢鄧皇后文德實錄

淳和皇后

淳和皇后諱正子嵯峨帝女也美姿容貞婉有禮度淳和帝聘之后有母儀之德天長八年亢旱帝深憂之祈請百端后勸帝錄囚罷作役不終朝澍雨帝愈重之三代實錄明年夏后幸雲林亭觀農業賜耕種男女物日本紀略及帝崩后落

貞子

髮為尼毀容骨立后慈仁天至務在濟物收東西京棄兒孤孩給乳母多所養育割封戶五分之一以充其費三代實錄藤原貞子仁明帝女御也資性婉順文德實錄言必典禮宮掖仰德帝亦重之續日本後紀帝崩哀慕毀瘠殆廢飲食枕席有涕泣處左右見者皆悲惻焉文德實錄

多美子

藤原多美子清和帝女御也性安詳美容色以婦德稱帝重之及帝薨髮亦為尼持齋勤修晏駕之後收拾平生所賜宸筆書以書法華經設齋會慶之三代實錄

藤原中宮

一條帝中宮藤原氏攝政道長女也日本紀略長保中為中宮生後一條帝初藤原皇后崩帝託敦康親王於中宮養之

親王乃皇后所生也及帝讓位於三條帝使後一條帝居東宮中宮素知帝意在敦康憚道長而止因揣其意密謂道長曰親王年長宜為儲貳聖慮豈不及此而舍彼立此藉重外家也今為之計當使親王得先立太子尚幼苟有天命事不晚也道長不聽而止中宮入宮十餘年恩寵凝密無纖芥之嫌及帝崩哀戚殊甚出居枇杷第撫視敦厚親王恩意不衰榮華物語寬仁初皇太子辭青闈道長欲立後朱雀帝為皇太弟私告中宮中宮曰嚮不立式部卿宮先帝有旨不可違在今宜推奉彼宮然則先帝志遂彼宮意亦得矣道長亦不聽事遂寢榮華物語萬壽中上號曰上東門

藤原皇后

院門院號始此鏡今承保初崩年八十七女傳中宮母儀累朝福壽兼備後世言椒房貴盛者以後為稱首沙石集後冷泉藤原皇后諱歡子關白教通女也榮華物語嘗居於二條東洞院亭書最勝王經雷震其室衣裳皆焦后自若瞑目危坐無恙古事談十訓抄

山邊皇女

山邊皇女大津皇子妃也持統帝時皇子謀反賜死於譯語田舍時皇女被髮徒跣奔赴殉焉見者歔歔日本紀

有智親王

有智內親王為賀茂齋弘仁十四年二月帝幸其山莊命文人賦詩內親王探韻得塘光行蒼即便瀝筆曰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栖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

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
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時內親王年十七帝大褒賞之授
位三品又書御製詩賜之續日本後紀

賢妃中幕府九條

慶壽院堂

足利義輝母堂號慶壽院永祿八年三好義繼及家臣松
永久秀之弑義輝也事出不意營中鼎沸宮人欲把手出
亾母堂不肯曰鄉隣有急難往而救之是人之情也今一
家鬪死獨可保生受辱乎急投火而沒備忘錄

水野夫人

德川公忠廣夫人水野氏水野忠政女也天文十三年忠政
卒子信元守下野叛今川氏附織田氏公聞之大驚曰吾嘗

受今川氏恩彼今背之吾妻其妹不無嫌疑乃送歸夫人
於刈屋未至一里夫人謂從者曰汝等置吾輿於此疾去
從者驚曰是何言也請護輿詣城夫人泣曰吾兄野州心
極強狠汝等偷詣彼館安得生還今吾雖大歸有竹千代
在焉得不愛惜其人夫竹千代於野州親則叔姪也他日
成長或能脩姻好今若害汝等是長相仇怨絕兩家之好
也且他日保護竹千代者誰若野州者吾不唯慙汝等死
為竹千代謀也從者曰夫人為郎君深慮如此敢不唯命
是從乃托夫人於土人辭去未里追騎果至從者已去得
免藩翰譜○按是時松平家廣亦出其婦送之刈
屋實夫人之姊也護送者皆為信元所殺云

嚴有公夫人

嚴有公夫人伏見一品式部親王女寬文中有人闌入城中至夫人寢殿褰帷窺內夫人瞥見不少驚徐退出帷召人曰有人至枕前宮中聞之大驚擾報之內廳吏來拘之乃葛西農民形狀醜甚宮人皆大懼以為魔物夫人曰愚哉言也此城中無外人可入之理願是必為天狗所誘來此也不然如此魯人焉得犯門關入內哉備忘錄

桂昌夫人

元祿初常憲公講周易若有願聽聞者許之祠官僧徒爭先聞講義者多矣七年夏桂昌太夫人公所生後一位殿詣增上寺良譽上人語次白講義實不容易雖經生晝夜辛苦猶難之今將軍執天下大政日不暇給然而召集僧輩使之

聞講義願其勞心幾何或為是損氣生病亦不可測愚僧唯願公少緩焉夫人熟聽久之曰上人所言實然然尼之所慮異於是今將軍本曰館林殿何圖嗣前將軍後握天下大權若為天下勞心思而下有補於萬民者縱促大命於公為本望且如其善事宜傳之下至於卑隸遠及於異邦夫僧徒者游歷諸國至處誦公講義不善人為之悛志善人益務進善故勸公謂宜為天下棄身何肯勸公廢問學良譽默然無以答備忘錄

月光夫人

常憲公時東叡山准后因緣柳澤吉保為公所喜及文昭公立不相善及公薨准后謂月光太夫人有章公母氏曰天台

宗有秘密法，身親脩之。先將軍時，若有請求，應脩其法。然竟無請，故不脩焉。若今將軍為國家盛昌，有所請，應脩秘法。太夫人謝其志之渥，且曰：先將軍疾病，猶且不脩，今唯為盛榮，請脩法，對先將軍為不孝也。且有請求，則脩不則不脩，非妾所知。國家於叡山，恩義不可謂薄。先將軍時，若聞其病，妾謂縱不請，亦宜脩秘法也。故秘法之脩與不脩，唯准后之意之從，亦不敢請願也。備忘錄

瑞春夫人

文昭公時，松平保山。柳澤吉保嘗候瑞春夫人。德松君所生，白洲氏，稱五之丸殿。具說大政改革，且言近年某者以釣魚深川犯大法，處於流刑。今召某宥之，加之頃日公詣上野，某亦許隨從，不亦

甚乎。夫人正色曰：以常憲院殿近年大政為美事乎，如是等事，願卿等所為。今將軍從致改革，而今為如此言，非予所知也。保山無語而退。夫人遣人謂曰：此後有事，便召，無召命，勿又來詣。備忘錄

台德乳母

台德公乳母岡部氏。井上主計頭正就母也。公念其舊勞，屢使人存問，且饋之。寵遇無比。岡部氏喜饗人，每月一再招集輿隸，饗之，躬自服勞。適本多正信來見，恠之曰：僕妾多矣，何為親執賤役。岡部氏曰：豈為無人乎。媼嘗在參河，家貧，不能饗五六輩，今也幸被明君恩眷，極人間之樂，而手自飯賤人者，欲不忘宿昔也。人言佐州漸驕，果然。君今為天下老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九

輒忘為彌八郎時耶媼恐不堪其任也正信赧然婦女傳明良洪

同上

岡部氏老病及病革台德公親臨問謂曰爾容色未衰無庸憂念然死生難知爾有所欲言予請聞之岡部氏曰冀公為政無倦遵奉先公遺制使世無間言而已公曰諾無以為念但願老身何以為懷岡部氏曰鴻恩未報死又何望公告別將去岡部氏呼曰公問媼所欲而不已今思之豈欲宥媼兒處流者耶以私恩廢公義非所望也若特旨宥之媼死而不瞑言畢而沒聞者稱其賢同上

春日局

春日局大猷公乳母也初名阿福齋藤利三女英敏有膽

智其在夫家也嫁稻葉佐州正成夜有劇盜數人焉局揮刀立斬二人餘皆駭散日本智囊

賢妃下列藩二十九條

北條氏母

北條時賴母安達氏景盛女也東嘗為時賴設食兄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裁小紙糊補紙格義景請命人為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尼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宜修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賴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教之使然也徒然草

藤原氏

新田中將貞義妻藤原氏藏人頭行房女弟入後醍醐帝宮充掌侍為勾當有姿色中將夜直窺見悅之帝聞之一日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十一

謙中將賜以掌侍，中將赴北國，後迎之，至則中將既戰沒，乃歸京師，會敵梟，中將首，藤原氏行見之，號慟不去，酸動路人，是夜薙髮為尼，匿嗟峨，終身云。太平記

楠氏母

楠正行母佚其氏，湊川之役，正行年十一，從在軍，正成遣還於河內，既而正成戰沒，敵送致其首，正行悼甚，起，到佛龕前，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之，曰：「故判官之還，汝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舉兵除賊，再圖興復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吾，言猶在耳，漠然如弗記，吾恐汝背公債事也。正行愧止，遊嬉常為搏戰馳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讐為事，皆其母訓誨之力也。太平記

瓜生母

瓜生保母某氏，延元中，新田中將據金崎，為足利高經所圍，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在杣山，奉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為將，往援之，敵出兵邀戰，我軍不利，保義鑑姪七郎與時成俱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於杣山，軍士多死亡，號哭滿街，唯保母神色自若，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傷郎君之心，幸二子從死，可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為郎君起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舉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為喜也。」因起為義治行酒，眾皆感激，思奮。太平記

藤原氏

山名氏清妻藤原氏，中將保修女也。山名氏清之舉兵，藤

賢妃

原氏在和泉堺已而潰兵來報曰主君戰沒藤原氏問二子如何曰二郎君脫走矣藤原氏歎曰二子無恥吾不忍偷生將自殺左右止之勸薙髮不聽乃輿而赴土丸城與中伏刃不殊左右進藥不肯嘗德明記二子時清滿氏潛來見藤原氏掉頭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將家之子年逾弱冠從父於軍父死子逃何顏來見熙氏義子也猶能殉父二兒何爲不死乃被衣不復言二子大愧而去參取山名系國明德記初氏清致書訣藤原氏至是藤原氏題和歌於其後而死侍女三人皆赴水死明德記

山名豐國

後禰高

夫人某氏姿容美而有守操一夕有盜數

山名氏紀

人襲豐國館時適家人寡少豐國躬揮槍出中門夫人在門內急投所在衣財盜見之而相爭奪不敢迫豐國因得不傷已而家人來援盜皆逃備忘錄

長尾氏

長尾氏足利持氏子春王安王傳母也持氏亡後結城氏朝奉二子起兵不克將軍義教命殺二子時春王歲十三安王十一長尾氏自二子逃日光不須臾離側至是遂就虜抵京師義教使鞠間持氏他子所在及與黨傳母不應遂齧舌而死野史引永享記實錄旅宿問答

北條氏

武田勝賴夫人北條氏北條氏康女也天正十三年三月織田信忠入甲州勝賴奔於天目山歸北條氏於小田原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一

十二

夫人不肯曰嚮者妾弟三郎景虎在越後與景勝構兵景勝哈長坂跡部二嬖以金寶甘言請救主公許焉妾屢爭之竟不能得三郎敗沒故妾父兄切齒於主公妾今何面目歸故鄉竟不聽齋遺物遣至小田原與勝賴共死武德編年

織田乳母

幸田氏織田信孝乳母也信孝謀除羽柴秀吉却爲所圍懼求成質生母坂氏及乳母既而復構兵秀吉怒磔殺二質乳母遺其子幸之書曰事君以忠人臣之義也母先子死人世之定數也汝勿以母故懷貳傷義我爲君死無復所怨幸之感激及秀吉攻信孝竟奮鬪死之烈女傳北島物語比賣鑑

大問記○幸之據神戶錄

前田氏

佐佐成政襲末森城城將告急前田亞相利家將兵援之使士卒傳殮夫人出謂士卒曰今日後援實爲大事君等宜戮力一心以成功若末森已爲敵有力戰而死耳吾亦誓不死于人之手矣謂亞相曰良人不能拯拔末森則請勿生還顧利長曰今日永訣不可復見也亞相壯其言起結甲帶拔刀截其兩端策馬而出兵士陸續從之大破成政日本智囊

明智氏

細川越州忠興夫人明智氏光秀女也光秀之弑逆明智氏謂忠興曰今日之事妾實不勝痛恨夫自古未有以悖逆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十三

得志者。今瀧川樂田良將多在父軍。必敗。女子之智。猶能知之。妾若爲男子。必引父裾。固諫止之。夫君若與之。奈世之譏責。何。涕泣伏不能起。光秀果敗死。其後石田三成之亂。將取諸侯質。納之。大坂城中。遣使細川氏邸。明智氏召其傅河喜田石見。小笠原正齋。曰。無夫君命。此邸決不可去。汝善處之。彼若不聽。吾唯一死耳。已而使數至。促之不已。最後遣兵來圍。強而致之。婢女驚擾。悲泣。明智氏言色自若。曰。事之至此。吾固所料知。今將何言。夫婦人生而不面於人。死猶不可見人。乃以巾覆面。伏歿而死。石見正齋放火殉之。於是三成等止收質之議。云。常山紀談。

山内氏

山内佐州豐一夫人某氏。佐州仕織田公。食五百石。時有從奧州來。鬻駿馬者。其價極貴。無人買之者。佐州意欲購之。力不能辨。還家。色不悅。夫人怪問其故。曰。非汝所知。夫人強之。曰。有以駿馬來鬻者。若能購彼馬。出臨戰。主君必能辨識。夫武夫建功。雖有命要。在結主君之知也。然今貧困不能購。是吾所不悅也。夫人取黃金若干於鏡匣。與之。佐州且喜且恨。曰。比年窮困。朝不計夕。而君不一言及此。何以堅忍至此。夫人曰。夫君之言固然。此金妾嫁君家。母氏以授妾。曰。汝必勿用。若良人有急。則用之。今夫家貧身困。固世之常也。不足以爲意。妾近聞將軍閱騎馬於都。若然。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十四

則天下之大觀。夫君亦計進取之時。騎善馬出。必為將軍。所知識朋友。又必著眼於夫君。故以相與也。佐州竟買駿馬。無幾。公果大閱。觀佐州調馬。曰。彼馳駿馬者誰。左右曰。新臣山內猪衛門也。問詳知其故。悅曰。今有人牽良馬。自奧州經諸邦。至我國。而無一人買之者。我恥也。而彼能辨之。可賞焉。即增其祿為千石。海集小說、藩翰譜、

岡部甚吉母林氏甚吉屬大友氏。守豐後鶴崎城。天正六年。父掃部介戰死。甚吉尚幼。林氏披剃為尼。號妙林。守節撫遺孤。十四年。薩摩師侵豐後。甚吉守丹生島。林氏守鶴崎。島津家久令伊集院美作等三將。以兵三千攻鶴崎。林

氏素多力。人比之。軛繪板額。聞敵來攻。命繕塹壘。設陷阱。身擐甲。佩長刀。率侍女。以巡視城中。齋酒食。與守陣者。敵兵及攻壁。林氏隨方捍禦。或曰。兵寡難抗。不如致城。林氏怒欲斬之。既而糧竭。乃佯請和。致城。屢享三帥。出美人。勸酒。薩帥聞豐關白親來。皆撤兵。還。林氏誘三帥。設伏擊。獲三帥。餘衆潰走。是役也。大友屬下城守。破敵得雋者。唯林氏一人耳。及關白至。召見林氏。林氏辭不出。西國太平記、大友與廢記、逸史、

中島元行。稱大炊介。母佚其氏。元行備中經山城主也。尼子晴久遣其將尼子刑部。以兵一萬來攻。時城中兵僅二百。元行別設伏兵。古寺鬼城誘敵入隘。夾擊殺之。而敵不屈。合

圍薄城。母衷甲佩刀，率侍女二十人巡警。與元行俱分守。元行出巡外壘，母守牙城。元行在牙城，母出守外壘。元行一夜乘風雨，斫敵營，斬三百餘人。敵知不可克，解圍去。常山紀談

島山氏母

島山常賴乳母失其氏，常賴陸奧高玉砦主也。天正十七年常賴為伊達政宗所攻，兵敗殺妻及二子，力戰而死。季女年三歲，乳母抱之走，為敵兵所斬，伏以軀掩女。敵兵不顧而去。創淺夜走十餘里，投高倉近江。近江女祖叔父也，憚政宗謀之，片倉小十郎、小十郎曰：彼死而蘇，不可復誅也。乃養之。及長，嫁人。云：伊達成實、四家合考。

山口氏母

山口滿弘右京亮乳母佚其氏，生而多力。滿弘加賀大聖寺城主也。慶長之亂，滿弘屬西軍。前田納言長利以多兵來攻，滿弘力戰殆危。乳母在樓見之，披緋甲帶長刀出援，手舉大木巨石連投之，壓殺二十餘人。眾以為神，是以城僅全。而眾寡不敵，城遂陷。乳母中矢被創，敵兵圍擊遂死之。小松軍志

池田氏母

池田武州隆利乳母古田甚內，妻也。一日武州戲嬉于門外，有風僧來奪武州，入一空室，眾唯圍繞之耳。乳母持衣徐徐近之，謂曰：天寒甚，請姑借其子于吾衣。此衣然後付汝。僧乃放之，姆抱去。日本智囊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

正木氏

紀伊南龍公宣賴太夫人正木氏聞塙資豫壯勇謂內臣曰諸侯之寶莫大於得士塙今爲舊君所錮流落不得仕然若有世變須聘致置麾下乃每歲賜二百金資給之公見牽牛花過午尙盛採以獻太夫人曰此花殊可愛夫花雖微物善養之久而不萎君亦宜攝養延壽且養士民如養花則國祚長久矣一名賢言行錄明良洪範塙一條野史引武邊咄聞書

三谷氏

松平羽州政直母三谷氏中納言秀康侍姬也大阪之役直政年甫十四從兄忠直赴軍臨行三谷氏流涕勵之曰妾聞柝檀初萌旣香君納言之子內府之孫年幾成童今幸有此行宜努力發芳名苟怯懦招笑則人將曰由其母賤

德川氏

妾伏劍而死諱翰及攻城城兵苦拒銃丸雨注我軍多死傷直政挺身欲超濠其傅天方山城抱之固諫直政曰吾旣在此盍豎幟於濠上部兵即豎幟衆皆望見知直政先登時人稱其有將略再役攻茶臼山疾戰破之躬獲甲首一級烈祖成續難波戰紀

德川瑞龍公友光夫人大猷公女有賢德元祿中中山茂兵衛者喪心入宮殺女官某宮中騷擾散亂不知所出時夫人不少驚召老女謂曰顧中山病風上直者今當逮捕勿必驚騷辭色如常旣而茂兵投井死居一歲大雷又震井中夫人端坐自若無異平常有司白曰此井不祥請埋之

賢妃

夫人曰若爲震改井，妾居所亦當改造，唯浚水去毒氣，何嫌之有，埋此別鑿井，是勞衆人也，然別有謂乃能處之，備

藤原氏

德川良公夫人藤原氏，名絢，一條准后兼香公女也。夫人明敏好書，有母儀德。文公幼時不好讀書，夫人屢勉勵之。公竟好學，夫人晚年讀書，燈下眊勉無廢，人或言夫人年老，何其勤苦至此，夫人曰：未亡人命在旦夕，暗誦何益，然吾幼授句讀，常念其勞，故不欲廢已，其純誠如此。文化初沒，年八十。東藩文獻志

榊原氏

德川文公母榊原氏，名美衛，良公侍姬也，爲人謹慎，奉正

夫人恭敬甚至，公薨後，美衛事夫人三十餘年，始終如一，未嘗少衰。又有雅量，良公嘗圍碁於後園離亭，及夜闌，有物窺窓，曰：碁未畢乎？其面大滿，窓侍女皆驚伏，美衛獨神色自若，從容叱之曰：何物鬼怪，敢爲不遜語？鬼物立滅，其性度如此。東藩文獻志

本多氏

真田豆州信幸夫人本多中書女也，東照公養爲子，以嫁豆州。慶長五年，東照公討上杉景勝，陣於小山，時石田三成起兵，應景勝，真田昌幸父子從，在小山聞之，欲與三成、豆州獨受公之知遇，不欲屬三成。昌幸卒，將兵歸上田，豆州特從公，夫人時在沼田，聞父昌幸應西軍，自擐甲勒兵爲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十八

拒守備。昌幸至曰：我有恨於德川氏，今將應西軍，不得再面。願一見婦而去。夫人遣人答曰：豆州已應內府，舅氏雖親，猶敵也。城門不可開，請速去。昌幸感歎，揮淚而去。武家

閑談

同上

豆州拔伊勢崎城，本多氏守沼田城，以爲子攻父而拔其城，恐人心携貳，不可不爲之所。乃下令曰：所天之役，婦人獨處亡聊已甚，群下之妻宜携幼子入城，以相慰藉焉。咸大喜，各携其子入城。夫人留之，使不得還家，遣人于上田宣言曰：質諸士妻子于城中，人心始定。日本智囊大坂之役，豆州方病，使子信吉信政從軍，戰于天王寺，斬

同上

宇喜田氏

首二十七級，馳使報捷。豆州未視書，問曰：根津主水死乎？曰：然。蟻坂左內死乎？曰：然。使者曰：兩郎君無恙，本多氏曰：不若戰死可賀。豆州笑曰：乃父遺訓，乃爾。續涉史筆

富田信高夫人宇喜田氏有殊色，庚子之役，西軍毛利秀元、吉川廣家等攻阿濃津城，信高與分部政壽左京亮共出戰，敵衆我兵寡少，左右多死，事急，夫人聞之，緋甲提槍進戰，斬秀元、士中川某。信高以爲政壽內豎，問之，左京不知，曰：假眉黑齒，必女子也。信高近視，則宇喜田氏也。問故，曰：聞夫君戰死，欲並枕死之耳，不意今又見夫君也。信高大驚，相携入城。備忘錄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十九

淺野少將長吉夫人前田氏加賀宰相綱紀女也夫人初嫁少將情好甚密生一男一女其後少將沈溺酒色數游花街夫人屢以為言少將脫婁子二人籍納為侍兒寵愛殊甚又愛姣童殆忘其身夫人謂少將曰妾今欲有所言夫君以謂妬心之所致然妾誓非出於妬心如彼花街實賤人之所闖入若有狂人或污君名物議難免願少慎之弗納又出金脫姣童兩人籍少將從侍兒姣童將就國夫人又謂曰以公侯之貴游宴之耽脫娼籍納之固不可況率彼等就國乎若幕府聞之恐有害於夫君懇切盡言小將怒變色終不序別而發夫人從看樓視之姣童等皆盛裝

從之夫人大息曰主公舉錯如此而無一人諫之者何是蔑視妾也乃入一室作遺書細序其事情與弟中將乃屠腹而伏滕外山澤井中老豐田等大驚抱夫人急呼醫師夫人曰汝等與平日狀態何異今已割腹無可生理決勿驚騷命豐田相之外山等三人皆請殉之夫人曰殉死天下大禁且有岩松所生人之在汝等不死看護之三人曰縱蒙嚴譴必當殉死意色已決夫人曰然則外山澤井可殉豐田不死介錯三人死後過三十日死生任汝意三人拜而受命外山澤井皆把刀割腹豐田介而絕之中將聞之馳馬來讀其遺書大怒欲急馳使呼返少將諸臣諫止之

乃遣急遞告少將於戶塚驛。少將大驚，深悔之。豐田過三十五日，亦自殺。備忘錄云：四人墓在愛宕青松寺云。

淺野氏

淺野長矩夫人，同族長治女也。有賢行，長矩有事之日，將出，夫人見辭色異，平日送之，曰：幸夫君終慶，於營中歸來，見妾，長矩果不還，弟長廣走邸告變，夫人使人逆問仇人為誰，死生如何。長廣曰：未知也。老中有命，使長廣造邸，禁衆騷擾，是以來。夫人曰：此何謂也？兄死為之，弟者不知仇人存亡，而曰我為閣老來，禁騷擾，此何謂也？卒絕不見，令左右收冗雜之具，訖曰：為我取小刀來。侍女輒進小刀，夫人曰：汝急斷我髮，侍女曰：夫人至土州君家，截髮未晚也。

德川氏

不聽，乃斷之。逮長澄使人迎之，出而就轎，夫人自初聞變，舉措安靜，不殊。平日自就輿之後，哀慟不勝，殆動傍人，至長澄家，閉居一室，不敢見他人。野史引赤穂義人錄忠義傳肥後侯將少養母德川氏，紀伊侯宗直女，有賢德，常喜讀書，先侯忌日，雖蔬菜尚不喫，又遣人於寺社代拜，其使不還不飲茶，喫煙，家老用人始見夫人，夫人手賜熨斗為例，夫人曰：聞男女不親授，夫人必納器賜之，其每事不苟如此。明和五年，國用大窮，於是期五年減家士祿，雖少將兄弟皆裁減之，唯母夫人則不加減制，夫人曰：雖宮壺無不減之理，請同衆人加減制，少將不得已從之，既而期滿，少將

賢妃

又遣人白自本年復舊夫人遣滕臣某曰五年間風雨或爲害國內貢稅或欠又向龍口邸第罹火方今起土木役加之有公子首服等慶事費用亦浩繁而妾等資給復舊殆不可唯裁減如前少將又遣人曰家士皆復舊唯母夫人加裁減是違孝養之道也願枉從兒請夫人不能辭從之備忘錄

黑澤氏

田沼意次主殿頭夫人黑澤氏爲人仁愛好讀書善和歌一日結髮婢入其粧室竊懷櫛笄時夫人來將入室伴爲不見退去有頃又至乃令婢結髮婢驚謂老女曰笄櫛無之老女以告夫人曰妾無所知小物或遺失亦不可知不遂

命搜索居半年瓜期至老女白夫人易結髮婢居數日語老女曰妾嚮見彼懷櫛笄若言之彼必獲罪故伴爲不知也老女嘗語人曰妾自幼時爲保母夫人未嘗咎人非妾等若有過夫人竊教諭之夫人年二十餘沒實可惜矣備忘錄

182
25
65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終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

